

共議同行的來龍去脈

夏志誠

今天在教會內非常流行的「共議同行」(Synodality)，事實上是一個新近才出現，面世不過二十年的名詞。無怪乎當教宗方濟各提出以「共議同行」來作為新一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主題時，不少人都有「如墮五里霧中」之感！本文希望能給大家介紹整個共議同行的背景及目的，好使我們都能以教會一員的共融身分，參與其中，承擔使命。

字面意義

返本溯源，「共議同行」(Synodality)來自「教會會議」(Synod)一詞。在教會內的用法，原指一個地區的教會會議，主要參加者為該區的主教們。他們共聚商討有關該區教會的事情，然後為教會的生活作出決議。(參閱《神學》4)

1965年，當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結束時，聖教宗保祿六世成立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這新的制度，賦予「教會會議」一個普世性的意義。自此，每隔幾年，普世教會即召開以不同主題為內容的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最近幾屆的主題分別是：家庭(2015)，青年(2018)，亞馬遜(2019)。第16屆，即新一屆的世界主教代表會議主題就是：共議同行，是一個教會以自身的生活作反省的主題。

當聽到「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時，多少會使人覺得與自己沒有多大關係，那不過是教會高層在遙遠的教廷那邊廂的活動而已，也許要等他們決定了什麼，才有可能稍微影響到我們；然而，教宗方濟各這回卻出乎大家意料之外，要求整個教會在不同層次上參與。

核心精神

簡單來說，共議同行即是「有商有量、並肩前行」，但這只是就人性方面來說，從信仰的角度，由於我們深信天主聖神寓居教會之內，因此，「有商有量、並肩前行」所指的，並不只是限於看得見的兄弟姊妹，同時也包括看不見的天主聖神，而兩者是一體扣連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想聆聽聖神，就得聆聽兄弟姊妹，如果我們想與聖神同行，也必要與兄弟姊妹同行。

《論共議精神的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手冊》強調，共議同行是一個對於教會的生命和使命來說都至關重要的主題。它的精神源自我們每一個人的洗禮；天主自始即已召叫我們成為教會共融的一員，邀請我們積極地在團體的不同層面參與建設，由此分擔祂藉著教會在世界上要完成的使命。（參閱《手冊》1.2）所以，共融、參與及使命是共議同行所包含著的教會三個基本幅度。每一個幅度都牽涉個別的教友及整個教會團體；雖然我們是個別的領洗入教、個別的參與教會、個別的承擔福傳使命，但又總離不開團體，更離不開使我們成為一體的天主聖神。唯有在祂內，我們才有真正的共議同行。

聆聽聖經

聖經啟示我們，第一個共議同行的團體不是別的，而是天主聖三自己！當天主創造人的時候，祂說：「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創 1:26）如此，顯示出他們之間的有商有量，並肩同行。

天主造人，希望人能參與聖三的內在生活，與祂往來，共議同行。即使當人犯罪，離開了天主，但祂依然沒有放棄原初目的，揀選亞巴郎、列位聖祖及以色列民族。之後又藉著梅瑟，給以色列子民頒布十誡，使他們成為一個特別屬於自己的團體，是天主的會眾，天主的子民。天主與以民締結盟約，跟他們往來，共議同行，繼而興起民長、君王及先知，來治理及領導這百姓。

現在讓我們看看兩個分別在舊約及新約富象徵性的例子。第一個是梅瑟與天主相遇的一幕：在焚而不毀的荊棘叢中，天主顯示自己是一位聆聽的天主。在給梅瑟顯現之前，祂首先聆聽了以色列子民的哀號；在與梅瑟交談之時，祂又細心聆聽他那些推搪的藉口。天主與梅瑟的確是有商有量；天主是邀請他，而不是強迫他，去承擔解救以色列子民的使命。當梅瑟表示害怕的時候，天主應許必與他同在！這實在是一個絕佳的、並肩同行的榜樣。如此，梅瑟由一位膽小怕懼的牧羊人成為一位意志堅決的民族領袖。（參閱 出 3:1-12）

天主與自己子民締結的盟約，在耶穌基督身上達至圓滿。聖神臨於祂身上，派遣祂去「宣佈上主恩慈之年。」（路 4:19）因此，在祂身上，天主與人共議同行。耶穌建立了教會，願意每位受洗者都要參與建設這個團體，即祂的奧體。（參閱 弗 1:23）同時，祂亦賦予教會不同的職務：「賜予這些人作宗徒，那些人作

先知，有的作傳福音者，有的作司牧和教師，為成全聖徒，使之各盡其職，為建設基督的身體」（弗 4:11-12）。由此可見，從一開始，這是一個必須共議同行的教會。

我們的第二個例子是耶路撒冷的宗徒會議，其中可以讓我們了解到初期教會是怎樣共議同行的。會議之中，相左的意見都有闡述的機會；在彼此尊重的氣氛下，各方坦誠表達和交談，然後一同轉向天主聖言，尋求光照。在議決的時候，他們很有意識地信賴是聖神和他們一起所做的行動，因此，他們只重申信仰最核心的幾件事，而不願加入任何人為的重擔。顯而易見，由共議同行產生出來的成果，必然能夠為教會帶來共融合一，使教會持續發展。（參閱 宗 15）

的確，聖神一直照亮著教會共議同行的歷程，不管是舊約的或新約的教會。正如本屆的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準備文件指出：「給那些聆聽並實行天主聖言的宗徒及世世代代的門徒所許諾的，也是同一聖神。」（《準備文件》16）接下來，讓我們看看共議同行的精神如何在教會的歷史中出現，推動教會的發展。

歷史發展

生活於二世紀安提約基亞的依納爵（Ignatius of Antioch）對共議同行的精神非常重視。他指出，每個地方教會都應理解自己為同屬於一個普世教會的成員，而每一位信友，「因著同一的洗禮及與基督的關係，彼此都是旅途上的同伴」。（《神學》25）

三世紀迦太基的西彼廉（Cyprian of Carthage）強調，共議同行的精神應該指導著教會的生活及使命，無論是在地方或普世的層面上。他說：「如果說一個教區沒有主教，就不應做什麼決定

的話，同樣，主教若沒有神職班或信友們的認同，他也不應做任何決定。我們必須時常堅守這樣的原則：在一個教會內，每位成員都擁有不可分割的一份參與。」（《神學》25）

四世紀之後，隨著各地建立起不同的教區及教省，共議同行的精神得以進一步的落實在教會由分層管治而召開的大小會議或不同形式的諮詢、交談當中。幾時遇到教義上重大的困難時，教會都會召開地區性的或普世性的會議，來聆聽各方，共謀對策。圍繞基督論的最初七次大公會議就是教會共議同行的最好實例。

中世紀的教會受制於皇帝，共議同行的精神式微。可幸藉著由教宗額我略七世（Gergory VII +1080）發起的連串改革，教會得以重拾自主，其中最重要的是皇帝不再任命主教，而是教會在諮詢教區神職班之後，由教宗任命。

然而，發展到中世紀末，卻出現了鐘擺效應。共議同行的精神被濫用，一個鼓吹議會權力凌駕聖統制權力的「公議會運動」把教會推到瀕臨崩潰的邊緣。當時教會面臨嚴重的分裂，同一時間有兩位，以至三位教宗被推選出來，最終召開了康士坦大公會議（1414-1418），來解決這棘手的對峙局面。可是，如此一來，不少人便認為有需要安排一個常設的議會，擁有高於教宗的權力，來領導教會。

事實上，徒具共議同行外表的公議會運動並沒有為教會帶來真正的革新，卻引發出內部更多的腐敗，間接導致宗教改革於1517年的出現。這次改革根本地震動了整個教會，逼使她實行徹底的淨化。特倫多大公會（1545-63）就是在共議同行的精神下召開的，希望藉此進行教會內部深度的革新。雖然它頒佈的措施大多是著眼於禮規和法則方面，用以抗衡新教，但是部分措施卻

也讓共議同行的精神得以落實；例如：各教區須每年召開教區會議，教省則每三年召開教省會議，定期檢討特倫多大公會議所要求的改革進度。

特倫多大公會議所蘊藏的共議同行精神，一直延續至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1869-1870）。然而，要對這份精神有突破性的理解，是到了十九世紀的時候，在一連串先知性作者及神哲學家的鑽研之下出現，其中有德國的約翰亞當穆勒（Johann Adam Moehler +1838），意大利的安東尼奧羅斯米尼（Antonio Rosmini +1855）及英國的聖紐曼樞機（+1890）。他們的學說均立論於聖經和聖傳，預示著一個深刻的，涵蓋聖經、禮儀及聖傳幅度的教會改革即將到來。他們強調「在教會生活中首要而根本的元素是共融合一；這表示在教會的各個層面都要將共議的精神付諸實行，重視賦予全體信徒所具備的信德意識（*sensus fidei*），並與主教們及教宗的獨特職務有著一種內在的連繫。」（《神學》38）

共議同行的意念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發展到了高峰。《教會憲章》指出教會的本質就是共融；共議同行呈現在這共融的天主子民在歷史當中，逐步邁向天上家鄉的朝聖旅程。因著同一的洗禮，他們都成為了天主的子女，因此，不管是聖職人員或平信徒，都分享著同一的使命。

聖教宗保祿六世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後，成立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制度，使共議同行得到進一步的落實，讓普世教會的共融合一更為具體的展現出來。

在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內，共議同行的精神廣泛地在教會內被接納。在他一篇二千禧年的演說中，他強調教會作為在共融中一起同行的天主子民，已經走過了不計其數的路途，然而，還有更

多等著教會去完成的，好能在面對急劇轉變的時代，教會能作出更合適及更有效的回應。（參閱《神學》41）

本屆會議

不管是剛離世的本篤十六世，或是現任的方濟各，都秉承著若望保祿二世的共議精神。從上面的研究，可見一直以來，教會是在未完全的自覺下，生活出共議同行的精神，如今教宗方濟各所做的，就是希望藉著世界主教代表會議，讓教會在聖神的引領下，提升這份精神到自覺的層面。他期望這一個過程能夠在全體成員的共融及參與中進行，並指向教會要承擔的使命。

按照本屆世界主教代表會的《手冊》所指出的，會議的完整主題其實是：「以共融、參與及使命來體現共議性的教會」。

（1.4）《手冊》繼而解釋這三個深刻地互相聯繫的層面：

「共融：因著天主慷慨的旨意，祂使我們各民各族的人，透過祂賜給祂子民的盟約，因著同一份信仰而相聚在一起。」所以，是因著同一的洗禮，我們在教會內彼此共融。

「參與：整個團體，因著其成員自由而豐富的多元性，蒙召透過一同祈禱、聆聽、分析、對話、辨明，以及提供意見，一起就作盡量符合天主旨意的牧靈決定。」因此，參與是共融的彰顯。

「使命：教會存在，就是為了福傳。」共議同行的最終目的並非為了教會的生存，而是使她「成為促進天主國來臨的酵母。」

本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整個過程是從 2021 年 10 月開始至 2024 年 10 月為止，為期四年，共分三個階段：教區階段，大洲階段及普世階段，而普世階段又分 2023 年 10 月及 2024 年 10 月兩期進行。

教區階段

教區階段的「目的是促進廣泛的諮詢過程，好從不同的表達方式及面向，來收集豐富的共議性經驗。」（《準備文件》31）這階段是透過一個諮詢問卷來進行的，就教會的三個核心向度：參與、共融、使命，要求普世各教區，向全體天主子民作廣泛諮詢。這麼大規模的工作很容易有變成「雷聲大、雨點小」的危險。然而，我在香港教區的經驗，卻使我詫異驚嘆天主聖神的引領和祝福，使我們在社會深受疫情困擾的時候，諮詢工作仍然能夠順利展開，並獲得十分踴躍的回應。

香港教區的具體工作由一連串的簡介會揭開序幕，針對教區內不同的群體：堂區領袖、修會會長及學校領導層等等，給他們介紹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背景、精神及主題，然後是推廣《手冊》所介紹的靈修交談方法（《手冊》附錄二 8），好使信友能夠具體地掌握到共議同行精神的實踐，並以此方法來回答諮詢問卷。誠如《手冊》所說的，靈修交談不是唯一的方法，卻是一個

很好的工具。最後，當然就是收集問卷的回應，做分析、綜合及撰寫報告。我們首先撰寫了一份長達 60 頁的詳細報告，然後，為了符合教廷的要求，再把它濃縮為 10 頁。報告已經於去年八月中呈交教廷，內容摘要則在公教報刊載，而報告全文，包括詳細版及濃縮版亦先後於教區網頁上公布了。其他在過程中有關的細節，大家可以參閱本期另文，林超寰的《共議同行：所見所聞》。

《手冊》提示我們，一個教區能夠在這階段「發掘到或發展出最適合當地情況的同道偕行的工具和途徑，最終成為各地方教會（教區）在同道偕行路上的新風格。」（3.1）因此，在報告完成之後，我們教區的主教周守仁即委託教區諮議會跟進，從中整理出教區未來應該關注的層面，來回應由報告反映出來的教友需要，而這也就是周主教在去年將臨期首主日發表的牧函，所提出的教區未來幾年的牧民方向：培育教友、青年及聖職人員。

大洲階段

教廷在蒐集了世界各教區的諮詢報告之後，整理出一份《大洲階段文件》，並已經於去年 10 月 27 日公諸於世。這份約有 45 頁的文件裡，有窮人、家庭、離婚再婚者、單親父母、性少數群體（LGBTQ）、以及那些感到「被排斥」的婦女的聲音。可以說，它蘊含了全人類，涵蓋其創傷和恐懼，不完美和訴求。這份文件顯示出世界主教會議進程中浮現的「一系列的張力」：張力沒什麼好害怕的，卻應該清晰表達出來，「把它當作力量的泉源來善用，不讓它變成毀滅之力。」首要之務是聆聽、向接納開

放，第一個要接納的是一份渴望徹底融入的心願。事實上，這份文件的關鍵概念之一，正是「沒有人被排斥在外」。（《大洲階段文件》11）

收到《大洲階段文件》不久，香港教區成立了焦點小組（focus group），成員包括青年、獻身者及聖職人員，來討論這份文件，並在一月中向亞洲主教團協會（FABC）呈交報告。隨後，周主教亦參加了二月底在曼谷舉行的亞洲大洲會議。這會議的「目的是讓地方教會彼此對話，讓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對話」。（《大洲階段文件》106）曼谷會議將偕同其餘六大洲份的會議產生共七份最終文件，呈交教廷，由此成為世界主教會議《工作文件》第二版的基礎，並將於 2023 年 10 月的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第一期常務會議中使用。之後呢？往後的發展會可能有什麼方向？

展望未來

在價值多元而混亂的今日，教會固然需要繼續堅守主的教導，但如何能在其中作有效的見證，承擔地鹽世光的使命呢？共議同行是教宗方濟各為教會所指出的路徑。作為普世性的天主教會，我們必須要學習在不同的聲音中以彼此聆聽來聆聽聖神，在看似南轅北轍的意識形態中尋求共識，在並肩前行和互相合作時與聖神合作。因此，這一屆的世界主教代表會議並非是多屆會議中的一次而已，教宗方濟各明言：「天主期望教會在第三個千年要走的，正是這條共議精神之路。」（教宗方濟各，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成立 50 週年紀念的致詞，2015 年 10 月 17 日）所以，彼此聆聽只是教會共議同行漫長旅程的第一步。梵二之前，教會比較

強調平信徒對聖統制的服從及聽命，不太鼓勵雙方的彼此聆聽及交談。梵二之後，觀念開始改變，但是還需要走相當長遠的路途，才可能有實質的轉變，真正活出共議同行的精神。

這一屆的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本身就是整個教會共同學習的一個旅程，牽涉其中的信友數目及教會層面是前所未有的廣而深。這是希望盡可能的使人人都動起來，在實踐中學習，在學習中實踐。雖然，一個可能的弊點是提高了各方對這屆會議成果的期待，但是，教會能夠在這個充斥著矛盾和張力的社會裡，設法由自己開始，讓不同背景的人坦誠交談，共議同行，這份努力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總結

教宗方濟各是 50 年來第一位沒有參與過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教宗，可是他非常深入了解梵二精神，並且高度欣賞。他所提出的共議同行，其實就是梵二精神的落實，讓教會一直以來在潛意識中所生活的，經過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集體反省，成為教會往後有意識的行事原則。

本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無論在時間上或涉及的人數上，都是空前的，因為它不只是要討論什麼是共議同行，而更是要生活出共議同行。但願「各方都能用心聆聽，有所得著。我們作為天主的子民，若能夠做到彼此聆聽，將會聽到聖神的聲音，辨明祂對教會所說的話。」（教宗方濟各，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成立 50 週年紀念的致詞，2015 年 10 月 17 日）

簡字表

1. 《神學》：Synodality in the Life and Mission of the Church, 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Commission,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Vatican, 2nd March 2018.
2. 《手冊》：《論共議精神的世界主教代表會議：手冊》，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秘書長，梵蒂岡，2021年9月。
3. 《準備文件》：《為一個共議同行的教會：準備文件》，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秘書長，梵蒂岡，2021年9月。